

聲韻論叢 · 第十九輯
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 頁19~30
臺灣學生書局 2017年5月

段玉裁〈六書音均表〉的啓示與延伸

李壬癸*

摘要

本文以段玉裁〈六書音均表〉為材料，從諧聲材料運用、古韻分部、上古聲調、音變觀念四方面入手，論述段玉裁的古音學研究貢獻，及其對當代學者的啟示，對於百年來古音學發展史，更有重大的影響。另外並提醒研究者應當注意區分不同的時間層次，提出應在「原始漢藏語」到「古漢語」之間新增「漢語前身」（pre-Chinese）的時代層次。

關鍵詞：諧聲 聲調 音變 分期 古音分部

* 中央研究院院士，中華民國聲韻學會榮譽會員

一、前言

段玉裁（1776）的《六書音均表》是研究上古音很重要的材料。他的貢獻包括：(一)發現同聲必同部，(二)古韻分部及其重新排序，(三)上古只有平上入三聲。本文將從這幾方面去探討他對漢語音韻史研究所產生的影響，以及可以進一步探討的課題。¹

二、諧聲

段玉裁是第一個發現諧聲必同韻部的人。古人造漢字，常用同一個聲符來造很多字，如必，秘；弗，茀，拂，費；至，塙，輶；咸，減，喊，感。這就是段玉裁所說的，「一聲可諧萬字，萬字而必同部」。這是非常重要的發現。在他發現諧聲的同部原則以前，音韻學者只能根據《詩經》押韻的材料來分韻部。沒有出現在韻腳的字就沒辦法歸類了。有了諧聲的材料，絕大多數的字（約 85%）就都可以歸類了。不僅增添了許多材料，而且可以修正只靠押韻所得的分部一些偏差（董同龢 1968:246）。段玉裁所發現的規則「同聲必同部」，這是多麼簡單易學的道理！但是所謂的「同聲」未必百分之百的相同，容許些微的差異。古人造字，未必都能找到完全相同的諧聲偏旁（聲符）。

也許更重要的一點是，押韻的材料只能用來構擬韻母的部分，對於聲母卻派不上用場。有了諧聲的材料，加上中古音的聲母系統，歷史語言學者就可以構擬上古音的聲母系統了。我們可以如此認定：諧聲字都有同一套的發音完全相同或極為相近的聲母，如 p-, p'-, b-; t-, t'-, d-; ts-, ts'-, dz-, s-; k-, k'-, g-。例字如，方 p-, 旁 b-, 滂 p'-; 分 p-, 貧 b-, 盼 p'-; 弱 n-, 溺 n-, 嫦 n-, 在上古這些諧聲字的聲母發音部位都相同，而發音方法也相同或很相近。

李方桂先生（1971）訂下了兩條嚴謹的原則：

(一) 上古發音部位相同的塞音可以互諧。

¹ 梅祖麟、何大安、王松木三位先生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跟資訊，對本文的撰寫很有助益。但文責自負。

- (a) 舌根塞音可以互諧，也有與喉音（影及曉）互諧的例子，不常與鼻音（疑）諧。
- (b) 舌尖塞音互諧，不常跟鼻音（泥）諧。也不跟舌尖的塞擦音或擦音相諧。
- (c) 脣塞音互諧，不常跟鼻音（明）相諧。

(二) 上古的舌尖塞擦音或擦音互諧，不跟舌尖塞音相諧。

除了聲母以外，主要元音相同，聲調相同，韻尾輔音相同或極為相似，也就是說，整個音節完全相同或極為接近，才能諧聲。但是卻容許等第介音的不同，如倉 ts'âng : 槍 ts'jang ; 蔷 kwân : 權 gjwän (Karlgren 1923:18)。

根據諧聲偏旁把古字歸類，其結果竟跟根據《詩經》押韻來歸類的結果相當一致。這是很令人振奮的事！換句話說，使用兩種不同的材料可以得到幾乎相同的結果，這給我們更大的信心。

諧聲的資料顯示古漢語具有複輔音。例如，下面幾組的字聲符相同，但中古的聲母卻不同（見母或明母—來母），上古應可擬測具有複輔音 (Karlgren 1954:279-281) :

- (1) 束-闡，莒-呂，屢-婁，果-倮，監-藍，兼-廉，禁-林，泣-立，京-諒，各-洛，鬲（有兩讀 kék, liek），睦-陸，窮-卯-柳

根據高本漢的擬音：

- (2) 監 *klam, 藍、覽 *glám

鬲 *kék, *gleik

睦 *mljuk, 陸 *ljuk

窮 *kl-, 卯 *ml-, 柳 *l-

但是根據漢藏語比較的證據，龔煌城（2001）認為跟見、溪諧聲的來母來自上古的 *gr-，從上古到中古有這一連串的變化：*gr- > *r- > l-。古漢語複輔音問題很複雜，還有很多爭論，仍有不少問題待解決（李方桂 1971）。後人的研究，如龔煌城（2001）、梅祖麟（2008b），已有不少的進展，解決了一些重要的問題。

諧聲的發現，不僅有助於上古音的分部、聲母系統跟複輔音的建構，而且還可以進一步探討古漢語的構詞現象。蘇聯學者 Yakhontov (1960) 曾提出從上古到中

古有這些音變： $*sm-$ > $x-$, $*sn-$ > $th-$, $*sng-$ > $x-$ ，其中的 $*s-$ 是個前綴，可以在任何的上古聲母之前出現。梅祖麟（1988）進一步指出，古漢語 $*s-$ 前綴的功能跟同一語系藏語的功能相同：使動化（causative）跟名謂化（denominative）。例如，中古明母跟曉母諧聲：墨-黑，勿-忽，每-悔，微-徽。其中「墨-黑」的關係如下：

(3) 墨 $*mək$ > $mək$ ，黑 $*smək$ > $*hmək$ > $xək$

$*s-$ 加在「墨」 $*mək$ 之前，衍生出「黑」 $*smək$ ，這是名謂化的作用。類似這樣的研究工作，路很寬廣，很有發展的空間，值得多去開發。

由名詞的「墨」衍生出靜態動詞的「黑」，從語法跟語意上都說得通。但是，從造字的過程，應該先有「黑」字之後才造出「墨」來，方向正好相反，難免令人納悶。不過，我們可以把「詞（word）」和「字（character）」分開來看。也就是說，造字可能是先有「黑」後有「墨」，但是在詞幹 $m-$ 之前加上詞頭 $s-$ 這種造詞法，却無妨是「 $s-m-$ 」、「 $m-$ 」同時發生的。文字晚於語言。造字的時候，這兩個詞已經存在。所以「字」的「孳乳」有自己的先後。它與「詞」的「派生」不同步，並不奇怪。

除了漢藏語比較的證據之外，梅祖麟（Mei 2012）也舉出了不少古漢語內部的證據， $*s-$ 前綴出現在各種響音跟塞音之前。例如，

(4) a. 吏 $*rjəs$ > $lī$ 「官吏」（名詞）

使 $*srjəgx$ > $ṣi$ 「派遣」（ $*s-$ 名謂化）

b. 滅 $*mjiat$ > $mjät$ 「熄滅」（不及物動詞）

威 $*smjiat$ > $xjwät$ 「使熄滅，殲滅」（及物動詞， $*s-$ 使役）

c. 敗 $*brads$ > $bwai$ 「殘破，敗（退）」（不及物動詞）

敗 $*s-brads$ > $prads$ > $pwai$ 「破壞，（打）敗」（及物動詞）

d. 長 $*drjang$ > $djang$ 「長（短）」

長 $*s-drjang$ > $*trjang$ > $tjang$ 「（成）長，長（大）」

$*s-$ 前綴會使名詞變成動詞（如 4a），或使不及物動詞變成及物動詞（如 4b, c）。它使聲母清化，因此到了中古兩者的不同就是聲母清濁的不同（如 4c, d）。

除了「同聲必同部」以外，段玉裁還發現「凡同聲多同義」。語義上若有關

聯，就常具有衍生的關係，也就有詞源研究上的意義。因此，段玉裁又替後人開啟了詞源（word etymology）與詞族（word families）研究的新方向。例如，高本漢（Karlgren 1933）的〈漢語的詞族〉是一篇很有份量的研究，就是受到了段玉裁的啟示，而得到很好的研究成果。又如，王力（1982）的《同源字典》。

然而，古人造漢字的時代比《詩經》（春秋時代）至少要早幾百年。因此，這兩者所反映的系統一定會有一些差距。例如，中古的這兩個字，內 nuâi、納 náp 在上古諧聲，但在《詩經》並不押韻。據前人的研究（Karlgren 1923:30，董同龢 1944:57-60），諧聲時代的 *-b 尾到《詩經》時代已變成 *-d 尾了。其實諧聲造字的時間很長，從甲骨文（公元前 12 至 15 世紀）到東周戰國時期（公元前 3 至 6 世紀）前後約一千年，語言一定有很多變化，可以再做分期研究。這是有待進一步探討的課題。

二十世紀自從高本漢（Karlgren 1923:16-33）以來，研究上古音的學者大都重視諧聲的現象，包括王力（1958）、董同龢（1944）、李方桂（1971）、龔煌城（2011）、梅祖麟（2008a, b）等。

三、古韻分十七部

顧炎武最先對古韻分部做系統化的研究，他以《詩經》為主體，歸納韻腳，把押韻的字歸為一類，總共有十大類，叫作「古音十部」，由他奠定了古韻研究基礎。後人的研究就更精密，江永得到十三部，段玉裁十七部，都是根據更細心的研究跟觀察所得。例如，顧炎武的第二部支脂之…，段玉裁分開成之、脂、支三部；顧炎武的第三部魚虞模侯…，段玉裁分開成兩部，侯部跟魚虞模部；顧炎武的第四部真諱元…，段玉裁分開成三部，真部、諱部、元部。

段玉裁發現兩漢時代的押韻比早期的要寬鬆。因此，他主要以《詩經》的押韻為根據，也參考了群經的押韻，把古韻分為十七部。他的分部大體上都被後人所接受。

顧炎武跟江永的古韻分部，其次序仍然依照廣韻，「始東終乏」，如顧炎武的「東冬鍾江第一」，「支脂之微齊佳皆灰咍第二」，「魚虞模侯第三」等等。也就是說，他們的古韻分部仍然擺脫不了《切韻》系統的框架。段玉裁重新排序，把較

接近的韻部擱在一起：之咍職德作為第一部，蕭宵肴豪的語音接近，作為第二部；幽尤屋沃燭覺的語音接近蕭宵肴豪，作為第三部；俟音近尤，作為第四部，如此等等。所謂「音近」，是指兩部之間有例外的押韻或諧聲的情況，段玉裁管它叫作「古合韻」。總之，段玉裁的排序更能顯現上古音的真實系統。

四、調類

段玉裁認為，正如聲母和韻母古今音不同，聲調也是不同。他認為古代只有三個聲調：平、上、入，但沒有去聲，周、秦、兩漢都沒有去聲，一直到魏晉，許多字含上聲跟入聲的才轉到去聲。上古的平聲部分字轉到中古的上聲和去聲。

段玉裁對於聲調的觀察所得引起後來學者的注意，如 Pulleyblank (1962-63) 就認為去聲起源於音節尾 *-s，它跟入聲的關係很密切。李方桂 (1971) 也認為「韻尾與四聲的關係相當密切」。基本上，後來的學者（江有誥等人）大都認為上古也有四聲，只不過上古的四聲跟中古的四聲並不完全相同，有些字從一個調類轉變另一個調類，正如段玉裁所說的一樣。

五、音變觀念的確立

早期學者缺少音變的觀念，不知道《詩經》跟《切韻》各有不同的音韻系統，而誤以「協音」、「合韻」、「韻緩」等說法來解釋不同時代的押韻現象。一直到明朝陳第在他的《毛詩古音考》（1606）自序中指出，「時有古今，地有南北，字有更革，音有轉移，亦勢所必至」，音變的觀念才確立。

明清時代的學者還有一個普遍錯誤的觀念，誤以為：古音才正確，今音（中古音）是錯誤的。顧炎武就是懷抱著這種態度，所以他才寫《唐韻正》，他的意思是說要改正《切韻》系統的錯誤。又如他寫「近代入聲之誤」，就是以為近代入聲字的歸類跟古代不同，那也是一種錯誤。段玉裁就有音變的觀念，「凡一字而古今異部，以古音為本音，以今音為音變」。音變是很自然的現象，古音跟今音不同，並沒有對錯的問題，段玉裁較能接受音變的事實。音韻學者不可能使後代的人回到古代（夏商周）的說話習慣，顧炎武似乎就有那樣的企圖心。

六、討論——內部與外部證據的檢討

段玉裁在二百年前所提出的三項主張（諧聲、分部、調類）都是很重要的創獲，深具啟發性。草創時期難免有些地方不夠嚴密，後來的學者都有不少的改進。例如，在古韻分部方面，他擺脫了中古時期的框架，重新排序，才能真正反映古音系統。但是後來的學者王念孫跟江有誥的分部就比段玉裁更為精密，韻部的排列也續有調整，使系統更為完善（董同龢 1968:246）。

段玉裁、李方桂等人的上古音研究所用的材料跟分析都是根據內部的證據。Yakhontov、龔煌城、梅祖麟等人更進一步使用外部比較的材料，即藏緬語的現象，來解決古漢語的問題，就常有突破瓶頸的發現。例如，龔煌城（1993）從漢藏語的比較研究，認為漢語上古音有兩種流音韻尾 *-r 跟 *-l。可是古漢語是否真的這兩類截然有別？其內部的證據似乎還不夠充分，從諧聲上看不出 *-r 與 *-l 分別的線索。例如，「分」、「河」、「干」、「援」等都收 *-l，「粉」、「何」、「竿」、「緩」等都收 *-r（Gong 2011:64），然而聲符兩兩相同：「分」與「粉」、「河」與「何」、「干」與「竿」、「援」與「緩」。這裡確實有時間層次的問題，得要釐清：有早期造的諧聲字，也有晚期造的諧聲字，也許到了晚期才沒有 *-r 跟 *-l 的分別，但得要有證據來支持。據了解，甲骨文時代的諧聲字並不多，只佔約 20%，到了東漢許慎時代的諧聲字就大量增加到 70% 到 80% 了。如果能把不同時代所造的諧聲字都釐清楚，也許我們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來，甚至還可以證明早期的諧聲字真的有 *r- 跟 *l- 的分別也說不定。此外，可能還有地區和方言的差異（龔煌城 2011:62-63）。

梅祖麟也是從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推論古漢語也有構詞的現象，例如前綴 *s-，其構擬形式都很接近原始漢藏語。從原始漢藏語（約五千年前）到古漢語（《詩經》時代約二千五百年前，諧聲時代約三千年前）相差二千多年，應有相當大的差別。原始漢藏語有的現象到古漢語不一定還保存，即使保存，語音也可能已有變化。我們應以較謹慎的態度來處理這兩種不同層次的差異。古漢語內部得要有充分的證據，才能認定是屬於古漢語的現象。如果過分倚重漢藏語比較的證據，恐怕就會有一些偏差。Yakhontov、龔煌城、梅祖麟所構擬的古漢語形式似乎太接近原始

漢藏語。這一點值得我們關注，得要更小心一些才好。從原始漢藏語到古漢語之間至少可以增添另一層次，可稱之為漢語前身（pre-Chinese）。如何釐清這三個不同層次之間的關係，這是今後可以進一步努力的工作方向。

臺灣的學者，除了龔煌城以外，較少人利用漢藏語比較材料來處理古漢語的問題。有不少中國大陸的聲韻學者，樂於使用比較材料來構擬古漢語，却又輕忽了時間層次的問題。可說過與不及，彼此都各應改進。

參考書目

- 王力. 1955. 《漢語音韻學》。北京：中華書局。
- . 1958. 《漢語史稿》。北京：科學出版社。
- . 1982. 《同源字典》。北京：商務印書館。
- 李方桂. 1971. 〈上古音研究〉，《清華學報》9.1:1-61。
- 林慶勳. 2015. 〈從段玉裁「寄載東原先生書」論古音分部析論〉，《陳新雄教授八秩誕辰紀念論文集》，219-235。台北：萬卷樓。
- 姚榮松. 2015. 《古代漢語詞源研究論衡》。台北：學生書局。
- 段玉裁. 1776. 《六書音均表》。
- 梅祖麟. 1988. 〈內部構擬漢語三例〉，《中國語文》3:169-178。
- . 2008a. 〈上古漢語動詞濁清別義的來源——再論原始漢藏語 *s- 前綴的使動化構詞功用〉，《民族語文》2008 年第三期，3-20。
- . 2008b. 〈甲骨文裡的幾個複雜輔音聲母〉，《中國語文》2008 年第三期，195-207, 287。
- 董同龢. 1944. 《上古音韻表稿》。台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。
- . 1968. 《漢語音韻學》。台北：廣文書局。
- 趙元任譯. 1927. 〈高本漢（Bernhard Karlgren）的諧聲說〉，《國學論叢》1.2:23-65。
- 龔煌城. 1993. 〈從漢藏語的比較看漢語上古音流音韻尾的擬測〉，《西藏研究論文集》4:1-18。
- . 2001. 〈上古漢語與原始漢藏語帶 r 與 l 複聲母的構擬〉，《台大文史哲學報》54:1-36。
- . 2011. 《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》。台北市：中央研究院語言所。
- Karlgren, Bernhard. 1923. *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-Japanese*. Paris: Geuthner.
- . 1925. A principle in the phonetic compounds of the Chinese script. *Asia Major* 2:302-308.

- 1933. Word families in Chinese. *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* 5:9-120.
- 1954. Compendium of Phonetics in Ancient and Archaic Chinese. *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*.
- Mei, Tsu-Lin. 2012. The causative *s- and nominalizing *-s in Old Chinese and related matters in Proto-Sino-Tibetan.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 13.1:1-28.
- Pulleyblank, E.G. 1962. The consonant system of Old Chinese, Part 1. *Asia Major* 9:59-144.
- 1963. The consonant system of Old Chinese, Part 2. *Asia Major* 9:206-265.
- Yakhontov, S.E. 1960. Consonant combinations in Archaic Chinese. *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*, Moscow, 9-16 August 1960, Vol.5: Sessions of Sections XVI-XX, 89-95.

Insight and Extension of Duan Yucai's *liushu yinyun biao*

*Paul Jen-kuei Li**

Abstract

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we can make use of *hie-sheng*, rime groups, and tone classes in any study of Archaic Chinese, as well as the concept of sound change, as based on Duan Yucai's *liushu yinyun biao* <六書音韻表>. Duan's work has made a great influence in the study of Archaic Chinese phonology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. In addition, it is suggested in this paper that an intermediate stage, pre-Chinese, be set up between Proto-Sino-Tibetan and Archaic Chinese.

Keywords: *hiesheng*, rime groups, tone classes, sound change, periodization

* Academia Sinica

